

人间物语

万福河,我心梦中的河

□赵传山

我的故乡小村紧临万福河。

屈指算来,我已离开故乡四十余年,可河畔的小村,村边的万福河,依然是我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万福河古称菏水,源出定陶仿山“菏泽”古泽。汉武帝曾塞黄河瓠子决口,作歌曰:“宣防塞兮,万福来。”后来疏浚后的菏水就取名万福河。清康熙、道光年间,两次沿菏水挑挖疏浚,由此仿山至成武汉上集一段,改名新万福河。1960年至1962年,从定陶新河入口处向西挑挖至菏泽县吕陵店,1965年,又延伸至东明鱼沃河口,万福河成为既能泄洪排涝又能引黄灌溉的“万福”之河。万福河从历史中走来,几经延伸改造、分流合流,汇成现在长达200余公里、贯通鲁西南小流域的主干河。今天,万福河又华丽转身,成为贯穿菏泽主城区的景观河,菏泽城市的发展也因而跨入了“万福河时代”。

新的万福河城区段,全长20公里,规划为一带、两轴、双核、六片区的空间结构,目前已经完成了全段拓宽、旧闸旧桥拆除重建、沿河北岸绿化美化、硬化工程、人民南路立交桥通车等基本建设,初步形成了生态之河、活力之河和文化之河雏形。万米绿廊、千亩花海、四季碧波,以万福河为景观带的生态经济长廊也正在悄然兴起。我的家乡小村,承借万福河效应,当下已成为商贸人居一派繁荣的水岸小镇。

我出生在万福河畔,是万福河哺育了我饥饿的童年,滋养我长大成人,虽已阔别近半个世纪,可万福河依然装着我浓浓的乡愁。

我对万福河最早的记忆,是1962年疏浚万福河上游工程。当时这段万福河叫黄万运河,为引黄排涝,对老河进行了拓宽掘深,由此黄万运河也成为万福河一段。当时我只有五岁,马岭岗公社30多名民工住在我家,成为我童年记忆中关于万福河最深刻的一段时光。

1962年还没有完全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饥饿依然困扰着家乡百姓,那时民工的大锅饭,给我补充

了饥饿中的部分营养。民工午饭是大锅菜,早晚是稀饭杂面窝头。杂面馍里有豆面,那个香啊,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垂涎欲滴。因为饥饿,我几乎天天拿个小木碗去向炊事员老田爷爷讨吃的。老田爷爷被大家称为“哈哈大叔”,为人善良敦厚,逢人都会哈哈先笑。不论老田爷爷心里怎么想,我每次讨要都会给上一点。还有司务长红海,没事时就教我打花棍。一人一棍,对面上下敲击,口念歌谣:“打花棍,连三回,三四五,馒头鼓……”很长很长,但我现在还能通篇背诵。后来上学了,有篇课文叫《小河》,文中写道:“小河流过我门前,我请小河玩一玩,小河摇头不答应,急急忙忙去浇田……”我一直认为课文中的小河就是我村边的万福河。

万福河陪伴着我艰辛成长。割草是少年时代除上学外最繁重的任务,那时草特别少,去大田割草很难找到草,也很热,而且没人结伴时,在青纱帐里还很害怕。是万福河帮我渡过了这一难关。在没人做伴的时候,我就去万福河里割草,河滩视野开阔,不害怕,尽管割的是些“蛤蟆棵”“水片子”等羊不爱吃的草,但也能回家交差,或卖给生产队沤肥。那时还没有塑料制品,家中用的篮子、筐子都是柳条编织的。到了伏天,我就去万福河自然生长的绵柳上打条子,用来编织家中的用具,还可以到集上卖点零钱买糖精。

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吃大锅饭”,那时我只有两三岁,母亲下地劳动,奶奶照看我。由于瘦弱多病,我经常哭得撕心裂肺,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母亲迫不得已留家照看一下。

到吃饭时,姐姐拎着罐子去给母亲领饭,生产队长就大声呵斥,“不下地坚决不能吃饭,坚决不能喝汤(吃晚饭)。”姐姐提着空罐子哭着回来,我和母亲只能饿着肚子等待下顿。为了给我弄点食物,父亲就拿着破罩网到万福河(那时还叫黄万运河),去捕些小鱼小虾煮给我吃。冬天,姐姐拿着铁签子到河中趟水捞蚌,落下了终身腿疾。到了春

天,就到万福河捋刚刚长出的柳芽,用温水简单处理一下当饭充饥。是万福河帮我度过了饥饿的童年。

那时冬天特别冷,夏天也特别热。到了夏天,万福河就成为度过酷暑的最好去处。中午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河中洗澡,洗痛快后再回家吃饭。下地割草回来,满头大汗,一身刺痒,只要往河里一跳,顿时一身清爽。

1965年,万福河打通了黄河水源,河水大增,各种鱼类也繁衍起来,尤其是黄河鲤鱼顺流游到了万福河。还有南四湖的鲢鱼,丰水时也溯流而上,两天就能游到我的村边。到万福河捕鱼,成为村民改善生活或卖点小钱的经济来源。为了捕鱼,父亲让母亲纺线织了一张搬罾网,于是我和父亲经常去河中捕鱼。赶上“过鱼”的时候,一晚上能捕一两篮子,到公社或医院食堂去卖,虽最多能卖两元钱,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是万福河的赐予,弥补了我少年时期捉襟见肘的家庭生活。

1970年,万福河在我村东修建了节制闸,有了引黄便利,公社在村后建了“万南”(万福河南岸)扬水站,修了十公里南北干渠和24条东西支渠。后来又修了“万北”扬水站和配套干支渠,全公社农田变成了水浇田,产量大幅提高,在短短几年内,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过“长江”。1979年,打破农村大锅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又实现了新的跨越,我的家乡才真正解决了长期缺粮饥饿问题,这对农村百姓是一个历史性贡献。

1975年,我高中毕业,参加了公社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为建设万福河南北干渠出过力,流过汗,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后被抽调到指挥部当文书,指挥部就设在闸北端的水文站。在这里,听着万福河的水声,我又度过了三年青春岁月。在这段时光里,是万福河汤汤流水,启蒙了我文化和文学情怀。指挥部除必要的文牍和刻印《工地战报》外,平时不太忙,在工作

之余,我开始读一些红色小说,如《红岩》《苦菜花》《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等,并涉猎一些古典文学。闲暇之余,就到河边散步怡情,品味读书感悟,体会文学情趣。看到河水汨汨东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所表达的情怀和意境,似乎在这里得到了领悟。站在高高的闸楼西眺,晚霞中波光粼粼的河水一眼望不到尽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画面,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真情实景。特别是大雨过后,河水暴涨,这时候就要提闸泄洪了。当闸门提起,巨大的水流喷射而出,激起一丈多高的浪花,翻卷着、裹挟着如雪的泡沫流向远方,那洪流的巨大响声如雷鸣般轰鸣,在几里之外都能听到。站在闸桥的中间,目睹这壮观的一幕,曹操《观沧海》、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所抒发的豪迈苍凉,此时可以得到切身的体验。

1977年恢复了高考,于是开始了“悬梁刺股”的复习备考。在办公室看书,怕别人说闲话,晚上在宿舍熬夜,白天就到河边树林中背书解题。困了就到河中洗洗脸,或脱掉鞋子到浅滩踏水灌足,头脑就会顿然清醒。熬过了一个个夜不成寐、食不甘味的日子,1978年,我以高分考上中等专业学校,离开了河畔简陋的小屋,离开了我生于斯、长于斯,度过了20个春秋的万福河怀抱。

父母在世时,我回家探亲,每当经过万福河的时候,总有一番与万福河的心灵对话。父母去世后,有时清明节去上坟,父母的坟茔就在万福河畔,总会登堤望远,思念故去的亲人,感念河水的恩泽。退休后,因为化解不开的情结驱使,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万福河畔,寻觅当年的足迹,回想戏水的笑声,往往忍不住流下眼泪,不知是心酸,还是激动。

万福河,我魂牵梦绕的母亲河,但愿借你吉名,给我的家乡父老,给你怀抱中的人民带来万福无疆。

长河浪花

五月榴花染诗红

(古风新韵十首)

□崔同凡

小满即兴

小得盈满粒将圆,
杜鹃声声唱丰年。
夜来南风香麦浪,
铁牛正待吞美餐。

孤叟

儿女雁断云外信,
承欢惟有犬舔襟。
浊酒自斟咽苦涩,
羡他梁燕一家亲。

邻女

误了妙龄好青春,
花容已见抬头纹。
无视慈亲愁颜老,
缘何赶潮欲独身。

冰雹劫

雨骤电闪裂长空,
雹落银丸玉碎声。
天公应悯田家苦,
何忍寒珠砸菜棚。

母亲节追忆

寒窗月斜已三更,
犹纺人间爱子情。
嗡嗡儿时摇篮曲,
迄今忆作最美声。

槐荫醉吟

竹架豆角垂清风,
榴花蓓蕾尽放红。
槐荫置酒留客饮,
醉里论诗月满庭。

蕉窗聆雨

夜雨萧萧动诗情,
叶跳珠玑脆如筝。
时缓时急天籁曲,
倚枕犹闻弦外声。

过清雅居

中西合璧韵非殊,
一径松风竹影疏。
忽有幽禽啼翠绿,
浓荫深处见雅庐。

登栖云亭

草绿攀阶三十层,
抖擞且登栖云亭。
黄鹂好客迎面唱,
白云悄从耳边生。

“六·一”寄慨

蝉鸣盛夏咏高调,
蜜蜂追花不辞劳。
小斋写诗寻童趣,
三更灯火犹推敲。